

# 名词化的主流学派研究

杨小虎,王君,吴雅凤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名词化是“人类语言最普遍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对此的理解仍然是微乎其微”(Jacobs, 1968)。多年来,不同学派的学者们对名词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做了自己的阐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等主流学派对名词化的阐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通过对各主流学派对名词化现象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发现他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从而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寻求新的立足点,以便科学有效地发现名词化的规律及实质。

**关键词:**名词化;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5-0101-06

## Studies on Nominalization by Mainstream Linguistic Schools

YANG Xiao-hu, WANG Jun, WU Ya-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Nominalization is a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language, however, we know only a little about this” (Jacobs, 1968). Since years, different scholars in different schools gave their own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various approaches, levels and depths, especially some mainstream linguistic schools: traditional grammar, structuralistic linguistics,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linguistic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thesis tries to give a survey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nominalization by mainstream linguistic schools, find their lacking points, thus give our own views, searching for a new standing points, so as to find out the regularity and essential of nominalization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nominalization; traditional grammar; structuralistic linguistics;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 一、引言

对名词化现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名词化概念,但他们将词类分为了两大部分: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并对它们之间的转换进行过讨论(刘国辉,2000:5)。较早研究名词化现象的学者叶斯柏森(Jespersen, 1924, 1937)在他的分析句法框架中解释了英语中的名词化以及由名词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结构主义从词汇构成角度分析名词化的结构及限定问题;转化生成语法对名词化的形式做了较为明确的分类;功能语法对名词化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名词化做了解释;认知语言学把名词化过程看作是概念化的过程,兰盖克(1987)在他的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中对名词化进行了分类,这可以看作是认知语言学对名词化现象研究的基础。通过对比研究各学派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认知语言学在解

释名词化现象时有独特的效果,它从经验和认知的角度对名词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把对名词化现象的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展开了一幅更广阔的画卷。

### 二、传统语法框架下的名词化现象

传统语法把名词化看成是由相对应的动词派生而来的抽象名词。并将名词化结构分析成为“中心词+修饰成分”的结构。由此可见,他们仅把名词化看成是一种词类转换现象,并且这种转换仅限于动词和名词之间。这种观点显然比较狭窄和片面。后期的代表人物夸克在他的语法巨著《英语语法大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以下简称《大全》)的“名词短语”一章中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论述名词化的问题。此外,书中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也多次涉及到名词化问题。夸克的论述深化了传统语法对名词化的认识。

从对名词化的定义上看,夸克对名词化的定义是“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分句结构有系统的对应关系,这就叫名词

\* 收稿日期:2004-06-18

作者简介:杨小虎(1971-),男,四川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化”。在名词化这一节的开始,夸克就提出应该把词类转化与名词化区分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观念对名词化的定义。词类转化属于词法范畴,称不上名词化,而名词化属于句法范畴。夸克并没有具体说明应该怎样区分词类转换和名词化这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并且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也比较含混。

当然作为近时英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力作,《大全》对名词化的诸多问题还是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如:虽然把名词化定义为一个名词短语与一个分句结构有系统的对应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分句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名词短语;最好把这种对应关系看作以一种不太合乎规则的方式获得的,看作是取决于动词的含义是否存在一个合适的名词词汇化关系。

1. 对于由动词派生的名词中心词,还可以区分出主动与被动的名词化类型,如例句(1)就是主动的而(2)就是被动的:  
The critics received the play in a hostile manner. (1) the critics' hostile reception of the play (2) the play's hostile reception by the critics.

2. 名词化这一术语不仅可以应用于带有抽象名词中心词的名词短语之中,也可以应用于带有一个施事性名词中心词的具体名词短语之中,如例句(1): She writes well. (1) She is a good writer.

3. 根据名词化(通过修饰语和限制词)将相应分句中的名词或状语成分明确表示到何种程度,名词化和相应分句结构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明晰性。

4. 动词性名词(即动名词)和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即动作名词)对介词短语修饰语接受能力是不同的。前者不受限制,后者常常不行,如例句(2)就是错的:(1) their contributing out of kindness. (2) their contribution out of kindness.

5. 除了区分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如 quarrel, arrival, action 和与之相对应的 -ing 动词性名词 quarreling, arriving, acting 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从只有名词性没有动词性的由动词派生的纯具数名词(如 some painting of Brown's)到限定动词短语中的纯分词形式“Brown is painting his daughter”有一个复杂的阶梯,这一阶梯可以用来区分动名词和现在分词(Quirk, et al, 1985 :1782-1783)。

### 三、结构主义语法框架下的名词化现象

由于深受行为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为代表的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行为主义的思想运用于语言研究。布龙菲尔德提出了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s analysis),但该方法对名词化结构研究的关注甚少,他只是建议结构定义和形式的分类应更多地应用基于意义的哲学定义。他的观点得到许多跟随者的认同,并由后布龙菲尔德学者,如 Harris(1951), Well(1957), Fries(1952), Stageberg(1965), Nida(1966)等对其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他们认为区分具体词类和语法范畴的标准不是语义,而是它们在语法结构中的填充类别。语法范畴和词类

不表达任何信息,只有进入语言结构即句法系统中才有意义。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名词化”的概念,只是运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进行词的分类。名词化可以由派生基本词或从属向心结构即修饰语加中心词构成,但都属于名词类。例如, treatment 和 gracefulness 按层次结构可分解如下: treat + ment; grace + ful + ness。

名词化只被当做填充语法结构的具有同一词类的名词,它们在句子中出现在语法分析中只是一个语法成分,只有在句法系统中才有意义,如 The bomb exploded in this city. The explosion of the bomb occurred in this city. 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相同,但前一句的 explode 是谓语,而后一句的 explosion 做主语,这两个词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来只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词类(动词和名词),在句法结构中充当不同的语法项目。

结构主义语法认为,名词化更多的是从属向心结构,名词化的性质取决于中心词(heads),然而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他们只在意形式,而不在意意义。他们通过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表层结构,却不提及意义和结构中成分的功能。因此他们把“the doctor's arrival”和“the doctor's house”等同起来,没有将名词化结构和其他普通的名词(短语)区分开,无法分清“doctor and arrival”和“doctor and house”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揭示结构的深层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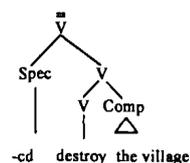
### 四、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名词化研究

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之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派兴起。转换生成语法对名词化做了较明确的分类(范文芳,2003)。据 Simpson(1979)和 Lester(1971)等人的概括,在转换生成语法框架下至少有下列形式被认为是名词化。

Factive “that”	That Queen Anne was dead alarmed the vicar.
Gerundial “-ing”	The nurse's giggling annoyed him.
Action “-ion” etc.	The quick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surprised us.
Infinitive “to”	To dream is quite normal.
“Abstract” noun	The linguist's goodness is remarkable.
Agentive noun	Egbert is giggler.
“State” name	Manhood, etc.
wh-clause	How John rebutted the speaker amused us.

乔姆斯基在转换生成语法中涉及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认为表层结构是经过转换规则由深层结构转换而成。生成语法对名词化的研究主要是名词化(NP结构)的内部结构。这一分析主要是在句法层面上展开。他们通过转换规则来解释名词短语的深层结构,分析表明动词短语和它相应的名词化的深层结构相似(图1):

#### A. destroyed the village(verb phrase)



## B. the enemy's destruction of the village(nomin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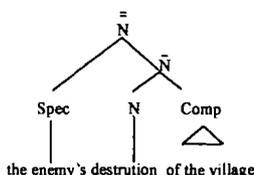


图1 根据 x-bar theory 进行的 VP 和 NP 结构分析

乔姆斯基(1968:17)指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是通过某些心智的操作联系在一起,用现代术语即是通过语法上的变形而联系在一起。”经过转换规则,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destroyed the village”转换为名词化结构“destruction of the village”。乔姆斯基(1968:107)认为“名词化必须反映深层结构的特性”,他确信深层结构表达意义,表层结构表达语音,同时他也肯定了表层结构对语义解释的作用。表层结构的意义通过深层结构反映,体现了两种结构的差异。名词化的过程是心智变化的过程,通过一系列心理操作由深层结构转化为表层结构,不仅表达了深层结构的意义,而且使结构更为精练(刘国辉,2004)。

乔姆斯基(1970)对动名词和派生名词进行比较,发现名词化和动名词是不同的。他认为名词化是派生名词,是从词库里提取出来的,具有名词词组的内部结构,可以加冠词和介词短语,如“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而动名词则可以由句子转换而来,他举了以下三个句子说明:(1) John is easy to please. (2) John's being easy to please. (3) John's easiness to please. (2)句中动名词 being easy 是由(1)句转化而来,而名词化却不能由句子转换,(3)句就显得不规范了。

但对于名词化的形成,乔姆斯基认为并不能用生成转换的思想对待(转引自范文芳,2003),即不能将名词化看成是一套由固定规则生成,他认为,由于名词化现象极其不规则,名词性表达及其对应的动词在词形学和语义学上的关系具有个性,因此他主张只从词汇意义上解释名词化现象。他举例说,laughter一词中的-ter大概是英语中用于唯一一个动词(laugh)后的动词名词化后缀,这样的所谓“规则”根本没有生成能力,因而也就不成为规则了。在语义方面,也缺乏有生成能力的规则,如 revolution一词,其名词意义和动词 revolve 的意义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没有规则可以解释新的语义如何形成。

可以看出乔姆斯基对名词化现象持“无规则可寻”(范文芳,2003)态度,他对名词化解释的力度不够,也不够充分。20世纪80到90年代,乔姆斯基对他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更新,用新的理论替代了原先的理论,取消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说法。一些学者就试图从新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名词化现象。例如,Bouchard(1995:313-345)在讨论英语语法时引入了对语义结构的分析。例如,他在对心理动词名词化的分析时指出,在心理动词的名词化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所有格的确认者的意图特征。这一确认者必须是一个实体,并且它只能充当事件中实现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解释生成转换

学者先前不能解释的“John's easiness to please”所不能成立的原因了。这是因为,在潜在的“It's easy for you to please John”中,心理动词 please 的所有格的确认者不是 John 本人。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外,乔姆斯基只是把名词化的过程当作是句法结构变化的结构,忽视了名词化这一语言现象和语境的联系,所以对于他而言,名词化和语篇类型不产生任何联系(刘国辉,2004)。

## 五、功能语法框架下的名词化现象

80年代以来,功能语言学家们对名词化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基本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的研究要理论化一些,以基冯为代表。他们研究的重点放在小句名词化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上。这与结构主义的研究似乎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创新。而另一派是我们熟悉的系统功能语法派,则少了一些这种形式主义的味道,以韩礼德、马丁等为代表。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这一系统至少包括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层和音系层。名词化分别体现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韩礼德(1994)指出,名词化时不可避免出现语义变化;韩礼德(1985;1994)将词汇语法层对语义层的实现分为字面式(一致式)和隐喻式(非一致式)。词汇语法与语义之间自然的一致体现关系为字面式;相反地为隐喻式。名词化体现的是语法与语义间的非自然的关系,因此系统功能语法主要是从语法隐喻的角度来探讨名词化的。“名词化隐喻是创造语法隐喻最有力的方式”(韩礼德,1994:352)。至于名词化在语音层上的体现,主要有变音和不变音两种,在这里不做详细讨论,详情可参考(张道真,1982;刘国辉,2004)。下面主要就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展开讨论。

## (一)名词化引起的语义变化

韩礼德(1994)指出,名词化时不可避免出现语义变化,包括语义功能、语法功能和语法类别三方面(刘国辉,2004)。隐喻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因为所选择的隐喻增加了语义特征。在1985年版的隐喻模式中,韩礼德明确指出,在一致体现中,一个语法范畴体现一个语义特征。而在隐喻体现中,一个语法范畴体现双重语义特征。因此,隐喻被体现为语义复合体。就名词化隐喻而言,一个名词化隐喻体现参加者和过程两种语义。“名词化是用名词来体现本来要用动词或形容词所体现的‘过程’或‘特征’”(ibid:352)。因此名词化引起的语义功能的变化,就是把由动词体现的‘过程’或由形容词体现的‘特征’变成由名词体现的实体。引起的语法功能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原来由动词承担的谓语功能和形容词承担的定语或表语功能由名词可以承担的一切功能所代替,如主语、宾语等。而语法类别方面的变化主要是词类由原来的动词或形容词转化为了名词。“名词化隐喻在功能上以‘事物’、在语法上以名词的形式出现,使它具有名词的属性”(范文芳,1999)。

## (二)名词化在词汇语法层上的体现

韩礼德语法隐喻观是双分的,即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并分别从其语法体系中的及物性系统和语气、情态系统角度探讨语法隐喻。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元功能中,及物性系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表述。及物性关系过程即为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和存在六种过程,这六种过程都可以隐喻化,即一个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这些隐喻是指语义功能层次上的隐喻,这些语义范畴要进入词汇语法,还必须经历一个“体现”过程。因此,词汇语法层面上就有了隐喻化。最常见的是名词化。胡壮麟(1996)指出,名词化是将过程(其词汇语法层的一致形式为动词)和特性(其一致式为形容词)经过隐喻化,不再是小句中的过程或修饰语,而是以名词形式体现参加者。如:(1a)is impaired by alcohol;(1b)alcohol impairment. (2a)they allocate an extra packer;(2b)the allocation of an extra packer. 例句中的 impaired 和 allocate 都是表示物质过程的动词,经过名词化后转变成了动作的参与者,如果将上述例子放在句子当中更能体现从物质过程到动作参与者的变化过程。

### (三)系统功能中名词化的功能研究

对于名词化的功能,国内外不少学者(韩礼德,1994;马丁,1991;胡壮麟,1996;范文芳,1999)在系统功能的框架下做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研究。名词化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 1. 小句内部的功能

一方面,名词化的“事物”可以成为小句的“参与者或者环境成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名词化常常和其他语法隐喻结合在一起,在小句中承担成分。例句中的 combination 是在小句中充当“参与者”,实现了两个句子间的衔接: Several factors combined in the 1920s to accelerate the trend toward a truly na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to accelerate the trend forebodes a clash of culture.

在小句内部,名词化还常常与其他语法隐喻结合在一起,使这些隐喻体现成为可能。其中,最常见的是用于组织“评价”和体现“逻辑关系”,如因果关系、比较关系、依赖关系等。如下例中体现因果关系: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ace urges us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 2. 语篇功能

韩礼德明确提出在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中存在语法隐喻,那么在语篇功能中也应当存在语篇隐喻。马丁(1993)专门提到“语法隐喻通过展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成为组篇的工具”。在马丁论及的隐喻性主位和隐喻性新信息两种语篇隐喻中,名词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实现方式。名词化在语篇隐喻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于语篇衔接。范文芳(1999)指出,名词化隐喻在英语语篇中的衔接功能主要是通过建立“主位—述位”衔接而实现。胡壮麟(1994)在谈到“主位—述位”与语篇衔接时指出,“主位—述位”的衔接是实现语篇衔接和连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我们想要使前句中含有动词的内容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主位时,语法往往就需要

将含有该动词的结构压缩,而名词是可以接受这类压缩的唯一句法词类。因此,语法便将动词名词化,以便将含有动词的内容压缩,并充当下一个小句的主位。这样,名词化隐喻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实现“主位—述位”衔接的重要手段之一。

#### 3. 语类功能

名词化隐喻通过用名词化结构代替一个个小句的手段使单位小句的信息密集度增大,表达更多的内容。因此,韩礼德认为名词化是语法中产生词汇高密度的主要来源。名词化浓缩信息、表达简洁的特点往往能满足人们的一些特殊交际需要,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名词化的使用与语篇类型紧密联系。名词化的使用可以使语篇显得正式、逻辑性强。因此,名词化大量使用在科技、法律、政论等正式文体中。韩礼德(1994)曾明确了“名词化隐喻可能首先用于科技语篇中”。马丁(1991)和巴特亚(1992)等人对不同学科内容文体中名词化使用情况进行的分析也证明了上述观点。

#### 4. 系统功能框架中的不足

与前面提及的各流派相比,系统功能语法对名词化的阐述最系统、深入。从语法隐喻的角度讨论名词化问题,使名词化摆脱了单纯句法的框架限制,上升到语篇这一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这与结构主义等学派相比,可以说是一次飞跃。但系统功能语法也存在不足之处。对名词化要解决或遇到的根本性问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名词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变化问题。此外,系统功能语法中的“系统”指的是语言系统,因此,对名词化的讨论就局限在了语言系统这一单一的系统内,而想要揭示名词化现象的本质,就必须跳出语言系统从更高层面上进行研究。

### 六、认知框架下的名词化现象

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以描写为主要特征。它们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类语言的共性,它们的研究还停留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上。而从转换—生成语法开始,语言研究已经上升到了语言的深层结构上。语言学家们不再满足仅仅描述语言的现象,而是试图从认知角度解释这些现象。对名词化这一现象的解释,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的解释都有不完善和不妥当之处,下面从认知视角讨论这一语言现象。

名词化是一个概念突显的过程。动词的名词化将原来动态的动作逐渐转化成静态的动作。这种过程体现为将表动作的动词由表状态的抽象名词代替。

认知语言学中对名词化研究最多的是认知语法这个分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认知语言学家兰盖克(Langacker)。兰盖克(1987,1991)提出了名词化的三种形式:(1)词汇名词化(Lexical Nominalization):单独的动词名词化,产生新的词汇,用于表示某种行为或事件的总称。(2)动名词(Factive nominalization):将带有除主语外的其他成分的动词名词化,也称为动名词(participles or gerunds),这就形成了事件的表达(instance),它不是唯一被辨别的,或者说是“存在于概念空间”。(3)句子名词化(Sentential Nominalization):将动词以及伴随动词的包括主语在内的所有成分名词化,形成事件的

表达,它将该事件和听话者概念空间的其他事件区别开。

在此基础上,兰盖克(1991:22-50)对名词化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名词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变化问题;迂回表达问题(Periphrasis);模式化问题,即可预测性。

首先,由于突显方面的不同,名词化会出现不同的类型,表示不同的意义内涵。有的名词化突显动词词干射体(即它的内含主语),如“complainer”(抱怨者)、“runner”(跑步者)、“reader”(读者);有的突显动词词干地标(即它的内含宾语),如“draftee”(应征入伍者)、“employee”(雇员)、“interviewee”(受面试者);有的突显工具,如“rocker”(摇椅)、“walker”(扶手车);有的突显结果,如“painting”(画)、“bruise”(肿块)、“mark”(标志);有的突显背景/方位,如“diner”(餐车)、“lounge”(休息室),等等。行为名词化(action nominalization)和动名词(factive nominalization)虽然同为名词化的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行为事件名词化与其他名词的结构是平行的(paralelel),而动名词则具有从句的内部结构。行为事件名词化主要在于强调作为物理活动的事件,只是把动词词干名词化。在不同语境下,行为事件名词化各个方面的突显也不一样,它们可能分别突显事物的方式、持续性、性质、事实性等。如:

- (1)Harvey's taunting of the bear was merciless. (方式)
- (2)Harvey's taunting of the bear lasted three hours. (持续性)
- (3)Harvey's taunting of the bear was ill - advised. (性质)
- (4)Harvey's taunting of the bear came as a big surprise. (事实性)

动名词则可理解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说明该事件确已发生。动名词也出现在事实明确的情况中,例如:

- (1)I would definitely object to your taunting the bear (should you ever decide to do it).
- (2)The very idea of his taunting a bear is so preposterous that I can't even contemplate it.

名词化过程涉及到语言的迂回表达问题,其中的语法标记语有“s”,“of”和“by”,它们不仅是语法结构的标记,也涉及语义的变化。例如“of”可以表明射体和地标之间的内在关系:(1)射体是地标的固有组成部分,如“the tip of tongue”,“the back of my hand”;(2)地标确定射体的物质构成,如“several kinds of coffee”;(3)地标作为关系存在的实体,如“a friend of Mary”,“the mother of the astronaut”。“the father of the bride”和“the signing of the contract”表面上结构相同,但“of”所体现的意义大不相同,前者突显一个静态关系的参与者,后者则突显构成状态域的一个过程。

兰盖克还就名词化的规律性或模式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名词化不是无规律可寻,它存在一定的模式,因此对名词化的描写不能只停留在对单个名词化的列举程度上。根据他的观点,名词化具有以下规律:(1)模式的能产性各不一样,即该模式是否接受新的形式,是否会扩展所有符合其具体要求的形式?如在名词化过程中,“-er”比“-

ee”的能产性强。(2)许多名词化表达的语义难以预测,许多名词化语义往往比规则所预测的要具体得多,如“elevator”不是升起的东西,而是电梯、升降机;有时甚至和我们预测的意义大相径庭,如grinder。(3)名词化具有双重功能——描述已有的表达,允许新的表达。(4)名词化的形态与语义方面不一定一致,一个形态模式可能可以表达多种语义关系,如“-er”可以表示动作的施事、工具、方位等(如上面提过的complainer, rocker和diner)。同样,表达一种语义关系的形态手段也有不同,如“-er”和零形式都可以表达过程射体(如a flatterer和a flit)。另外,名词化的这些特性都可以直接划归为认知语法,符号单位可使用以下三个参数描写:固化度(entrenchment)、特定性(specificity)和符号复合体(symbolic complexity)。词汇包含了特定性和固化度较高的符号结构:其特定的表达式(而不是图式)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习惯符号单位。而每个结构的固化度又不一样,如“V+ -er”图式的固化度就比“V+ -ee”高,在构造新词的时候也容易被激活。同时,刺激一个给定结构的可能性与固化度和特定性正相关。因此,在两个都符合使用的词汇项时,人们一般会选择自己较熟悉的表达,因为熟悉的表达的固化和特定性比其他可以激活并产生新的词汇的图式更高。例如,因为已经有了“elevator”这个词了,也就没有必要再用“lifter”或“hoister”来定义这类事物了。

兰盖克认为名词化有规律可寻,并归纳出规律,他想通过寻求名词化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人们能掌握这一常见的语言现象,这相对以前几种学派的研究而言无疑有大的进展。

中国学者也对名词化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其中张权(2001)认为英语动词的认知结构是英语动词名词化的语义基础,但却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结构。名词化过程也是语言形式化或语法化的过程之一。名词化过程中,动词的时体意义和主客体意义相应转化为不同的形态标志或句法限制,他根据Croft(1991)在描述动词的认知结构时根据能量动力学的原理提出的动词的驱动连锁模式(Causal Chain Model),分析英语动词的认知结构,并试图解释英语动词名词化的形态和结构差异的认知语义。认知结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英语动词名词化在语言的形态及句法层面所表现的差别与限制,有助于揭示语言结构的认知本质。

## 七、总结

通过对传统语法、结构主义、系统功能、转换生成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等学派的学者们对名词化问题的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虽然各个学派的观点并非一致,但他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名词化的结构变化或转换以及意义变化。对名词化现象的研究在不断深入、系统化,但名词化现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名词化转换过程手段、指称功能等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BOUCHARD D. The Semantic of Syntax: a Norminalist Approach to

- Gramma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 [3] CROFT WILLIAM.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4] 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85, 1994.
- [5] JACOBS RODERICK A, et. al.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M]. London: Ginn & Company, 1968.
- [6]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M]. New York: W. W. North & Company, 1924.
- [7]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US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US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LESTER MARK. Introduc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of English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 [10] MARTIN R J. NOM i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distilling knowledge and scaffolding text [A]. Eija Ventola (ed.) Trends in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nd Systemic Linguistics Approached and Uses [C].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
- [11] SIMPSON J M A. A First Course in Linguistic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2] 范文芳, 汪明杰. 论三大流派对英语名词化现象的研究 [J]. 外语研究, 2003, (3): 15-18.
- [13] 范文芳. 名词化隐喻的语篇衔接功能 [J]. 外语研究, 1999, (1): 9-12.
- [14] 刘国辉. 历史比较语言学概论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 [15] 刘国辉. 小议主流语言学派对名词化的研究 [R]. 第三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 2004.
- [16] 张道真. 实用英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7] 张权. 英语动词名词化的认知结构分析 [J]. 外国语, 2001, (6): 29-34.
- [18] 宗福常. 英语动词的名词化现象探讨——兼评《英语语法大全》中的有关论述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6, (4): 11-16.
- [19] 刘国辉. 论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J]. 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10(2): 81-85.

(上接第87页)育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机会,还可以组织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一流教师讲授高质量的课程,实现跨越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并亲自批准成立广播电视大学以来,我国远程教育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近几年内,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以广播电视为特征的第二代远程教育向以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现代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初步形成了由全国66所普通高校及近2000个校外学习中心和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组成的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办学体系。此外,不少办学机构还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网络教学活动。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和中国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网(CEBSQT)的高速联结,已经构成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传输平台,为我国的成人教育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提供了网络支撑环境。成人教育应当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这一现代化教育手段,结合成人学员的实际,改造传统的函授教育,开展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在职人员接受各类成人教育的需要。

(四)加快教学改革步伐,提高成人教育质量  
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成人教育都要按照“三个面向”的

要求,根据成人教育特殊的教育对象、特殊的办学形式,以培养应用性、职业性和技艺性人才为出发点,在专业设置及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形成自身特色。成人教育的受教育者大多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需求及学习兴趣,并成为判断整个学习活动的基础。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将自己已有的感性知识和经验升华,他们希望接受更系统的实践技能训练使已有的经验深化,他们还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需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将所学的知识迅速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各类成人教育都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按“三个面向”的要求,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目标,按需施教、注重实效,努力提高学习者的本职工作能力。

#### 参考文献:

- [1] 赵存生. 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J].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 1995, (2): 1-7.
- [2] 张健. 坚持“三个面向”, 深化教育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J]. 教育研究, 1993, (9): 3-5.